



# 柔 远 能 迓

## ——舜团结、巩固部落联盟的策略

杨升南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舜所处的时代,是我国进入文明社会的黎明时期,即国家产生的前夜,但是还没有跨进文明社会的门槛,当时的社会,还是处在部落联盟阶段。从黄帝以来,特别是唐尧时代,以尧为首领的部落联盟得到大大的巩固。然而联盟内部也还是存在矛盾的,尧时就有所称的“四凶”在联盟内活动,据《史记·五帝本纪》: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颡项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说话,天下谓之桀骜;此三族世忧之,至于尧,尧未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三凶。

还有驩兜、共工、鲧等在联盟内拥有很大的势力,如尧在征询谁可作他的接班人时,驩兜就推荐共工,说他“旁聚布功,可用。”尧在征求治水人选时,四狱都推荐鲧。从驩兜推荐共工为尧接班人选看,他们互相勾结,存有二心而对舜不服。《吕氏春秋·行论》:

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为尧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尧欲传天下于舜……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匹夫乎?”

这些“人”都是有势力的氏族、部落的首领,他

们不满尧让位于舜的情绪,对部落联盟的巩固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如何使盟内部得到巩固并扩大部落联盟,是摆在舜面前的重要问题。舜采取了两个方面的策略:团结、巩固联盟内的氏族、部落,争取联盟外的氏族、部落,扩大联盟。这两方面的策略,可借用舜对十二牧提出的“柔远能迓”要求来概括。《尚书·尧典》: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迓,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

“柔远能迓”,此句话传统的解释是安抚远方的国家,亲善近邻国家。远、近都是指外于尧舜部落联盟(王国)的方国。其实我们若对“远”“迓”“能”字解释略作修正,借用这句话用来概括舜团结巩固部落联盟的策略是较为恰当的。我们把“远”解释为未加入尧为首领的部落联盟的氏族、部落,将“迓”字解释为指联盟的内部的氏族首领,“能”字作“使能”解,即使用联盟内部有才能的人。其实,“能迓”的“能”字最基本的含义是才艺、技能,《玉篇·能部》:“能,多技艺者。”也指有才能的人,《论语·泰伯》:“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周礼·大宰》:“以八统绍王驭万民:一曰亲亲,二曰敬敬,三曰进贤,四曰使能。”“能迓”的“能”训为“有才能的人”,是完全符合古文文义的。在此“能”字为动词即“使能”,亦即使用、任用有才能的人、使用能干的人。“能迓”即任用、提拔部落联盟内有才能而有德的人。扩大来说,就是任用部落联盟内部有才能的人。

上面我们已指出,尧时代部落联盟内部并不稳固,像驩兜、共工、鲧等表面上顺从尧而留在联盟

内,实际却心存异志,或想取尧而代之,或搞独立,寻找时机分裂出去。这是一些有野心的氏族部落首领,而像浑沌、穷奇、檮杌、饕餮这些首领,是品质极不好的一些人。天下人都知道他们品行恶劣,却让他们在联盟内长期存在,“世济其凶,增其恶名”,即不断作恶。尧政之失就在于他对内部的分裂势力及祸害民众品质恶劣的凶顽“不能去”。其实,在尧的晚期,部落联盟已经处在分裂的边缘。如尧属意让舜作接班人,征求部落首领们的意见,“大臣”(也是一首领)放齐奉承尧而推荐尧子丹朱,驩兜却推荐共工。尧要找治水的人选,四狱推荐鲧,尧认为此人不,不同意,四狱则说:“异哉!试可乃已。”强迫尧用鲧,尧只得让鲧去治水,结果九年不成,给百姓造成更大的灾难。事实上尧的意见在联盟内已不能顺利地执行了。

舜代尧行政八年。在摄行政时对联盟内部的分裂势力加以打击,惩罚“四罪人”,流放“四凶族”。《尚书·尧典》载舜在文祖庙受命摄政后,即“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左传》文公十八年:“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沌、穷奇、檮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此即所谓的“难任人”。难,就是拒绝、打击。任,孔传:佞。佞人指有口才而不正派的人。舜对“佞人”加以打击,不使其阴谋得逞。

舜在打击分裂势力的同时,团结联盟内部有影响、有势力的氏族部落集团,此即“能迩”。《左传》文公十八年:

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鼓、檮杌、大临、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渊、明、允、笃、达,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举八元,使补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

舜在摄政期间对分裂势力的打击,对联盟内有才能者的提拔任用,维护和巩固部落联盟的团结作用是十分显著的。春秋时鲁国的史官太史克说:“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

六相,去四凶也。”

尧时的一批有才能的人,如禹、皋陶、契、后稷等,“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即没有根据各自的特长来使用他们,这也等于是浪费人力资源。尧死后,舜接替尧正式成为部落联盟首领,于是他按照各人的特长委任以专职,主管一方面的物。《史记·五帝本纪》载其事云:

尧崩,三年丧毕,让丹朱,天下归舜。……舜谓四狱曰:“有能奋庸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为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维是勉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与皋陶。舜曰:“然,往矣。”

舜曰:“弃,黎民始饥,如后稷播时百谷。”

舜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驯,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宽。”

舜曰:“皋陶,蛮夷晬夏,寇贼奸轨,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维明能信。”

舜曰:“谁能训予工?”皆曰垂可。于是以垂为共工。

舜曰:“谁能训予上下草木鸟兽?”皆曰益可。于是以益为朕虞。益拜稽首,让于诸臣朱虎、熊黑。舜曰:“往矣,汝谐。”遂以朱虎、熊黑为佐。

舜曰:“嗟!四狱,有能典朕三礼?”借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为秩宗,夙夜维敬,直哉维静洁。”伯夷让于夔、龙。

舜曰:“然。以夔为典乐,教稚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诗言志,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于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舜曰:“龙,朕畏忌谗说殄伪,振惊朕众,命汝为纳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

他们在自己擅长的专业岗位上,充分发挥其才能,所主管之事“咸成厥功”,都把事情办理得很好。《史记·五帝本纪》:

皋陶为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

荒服。

尧“未能举”的人,举而任用失当的人,舜举用之,举而量才分职使用之,这样就把部落联盟内的“能人”都得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此即所谓的“惇德允元”。惇德,即淳厚有德之人,允即信,元即善,即信任淳厚有美德之人,也即是“能人”。

“能人”得到重用,心情舒畅,拥戴联盟首领舜;“能人”们所主管之事务办理得好,使百姓亲和;对怀有异心的“四罪”和贪鄙无行的“四凶”的打击。舜在用人上的这一系列举措,使部落联盟的团结得到内部空前的巩固。

舜在注重团结联盟内部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扩大联盟的规模,争取更多的氏族、部落加入到联盟中来,这就是他的“柔远”策略。此策略的运用体现在他对待苗族上。苗族有称为三苗,居地在彭蠡即今湖南省的洞庭湖一带。苗民不服,舜彰显德义使其慕德而归服。《尚书·皋陶谟》载禹对舜说“苗顽弗即工,帝其念哉!”意即苗民不服,禹建议要给予打击。舜却对禹说:“迪朕德,时乃工,惟叙。”意即你去宣扬我的德意,依时行事,则苗民自然会顺从的。《吕氏春秋·上德》:“舜以德服三苗。”《韩诗外传》卷三:“当舜之时,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泽之水。由此险也,以不服。禹请伐之,而舜不许,曰:‘吾教犹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请服。”《淮南子·修务训》有“舜南征三苗”事,《尚书·尧典》有舜“分北三苗”,郑玄注:北“犹别也。”是说舜往南方分别三苗之族。清人王先谦说,舜所征讨的是经过教喻后仍不服的那部分苗民,王云:“此经文(按指《尧典》)终言舜治天下大事。三苗不服,舜先喻教以柔之,犹有梗化者始征之。既破,却其人,乃分析安置其党类,易变其俗。封象、有庠,又使吏治其国,纳其贡赋,建立亲贤以镇抚之。”舜对不服的苗族主要采取怀柔的策略使其归服。舜“柔远”的策略,他的助手禹是遵照执行了的,并获得极大的成功,扩大了部落联盟的范围。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说舜的“柔远”策略的效果道: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

这当然有很大的夸张成分,但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舜时由于他的“柔远”策略的实施,部落联盟确实比尧时扩大了许多。

舜清除了联盟内的分裂及邪恶势力,启用能人,使“俊乂在官”(《尚书·皋陶谟》),部落联盟内部达到空前的团结和巩固;对联盟外的氏族、部落,采取“柔远”策略,将他们吸引到以舜为首领的部落联盟周围,使他们或慕舜之德义而加入联盟,或对联盟采取友好的态度。这就壮大了部落联盟,扩大了部落联盟的影响。在舜时期,华夏中原大地上,就形成了以舜为首领的、十分团结、十分巩固的强大部落联盟。为了便于对部落联盟进行有效的管理,舜乃“肇十有二州”(《尧典》),肇,始也。是舜首次将部落联盟所在的地域划分成十二州。每州派一专人管理,称为“州牧”,“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避违”(《五帝本纪》),这样就形成了具有国家雏形的领土部落联盟。以这样稳固的领土部落联盟进入到文明社会,就奠定了我国四千年统一国家的基础。中华文明为什么能五千年延绵不断,就是因为我国在进入文明社会的四千余年来,基本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个统一国家的统一,其基础夯实于夏商周三代。因为有一千多年夏商周的统一国家,国家必须统一的概念在三代就已经深入人心。其后的漫长历史中,虽有几次短暂的分裂,但人们总是思念统一,而且也总是能很快地恢复国家的统一局面。而夏代之所以能以一个统一国家的面貌出现,就是因有舜时的基本上囊括了中原氏族、部落的强大的领土部落联盟。所以,舜实施的“柔远能迩”策略,实在是为中华民族能长期保持统一国家的局面打下了坚实基础。

所以,舜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确实是其功至伟。

注释:

- ① 《尚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
- ② 《左传》文公十八年。
- ③ 《尚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
- ④ 《左传》文公十八年。
- ⑤ 转引自周秉钧:《尚书易解·尧典》,岳麓书社,1984年。

(特约责编:徐义华)





## 本期导读

近几年来,关于五帝时代的研究形成一个热潮,促进了对中国早期历史认识和思考。但是我们也看到,由于时代久远文献资料较少,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的结合还有欠缺,文献和民间传说与古迹掺杂在一起,研究者的出发点和目的也各不相同,最终造成各说各话互相攻诘的局面。

本期所选的论文,从舜的出生地与其史迹分析出发,对舜及舜文化进行了探讨。

### 一、《大舜文化与中华早期文明》

王震中先生《大舜文化与中华早期文明》一文,虽然也从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出发考订舜的生地与生活地,但更注重理论的探讨。

综观整个中国上古史,作者提出“伏羲氏”、“燧人氏”、“神农氏”之类的“某某氏”的方式,是因古人的思维特点是借助于具体来表现一般,是古人对上古历史文化发展的一种时代特征的概括。但尧、舜、禹时代及其谱系,则是具有相当的可信性。

尧、舜、禹时代已经是国家形成时期,具有相当的可信性。自文献记载看,尧、舜、禹时代是紧接夏朝的时代,而夏朝是我国第一个王朝,已经进入国家时代。国家是与一定的地域和人口联系在一起的,必然有较为稳固的地域和人口构成,所以以夏代史为基础,上推可以对尧舜禹时代有所推论。因此王先生将尧、舜、禹时代单独考察,是值得信从的。

作者认为从文献中的相关记载看,舜生于诸城。诸城地区是中国早期文明发展较早的地区之一,在诸城前寨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的陶文“火正”字,表达了当时的“火正”(主管大火星祭祀及观象授时的职官)对于大火星的观察、祭祀和观象授时,表明宗教祭祀逐渐被上层贵族和专职巫觋所独占。这一符号广泛出现在山东、安徽、湖北、江浙等地的大汶口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陶器上以及江浙良渚文化中,具有高度的传播特征,说明诸城在早期文明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诸城在龙山文化时已进入文明时代。

舜文化的分布不仅仅局限于山东地区,还发展到了中原和南方地区。究其原因,尧舜禹时期处于“万邦”、“万国”时代,万字只是言其多,而非实指,表示了小国林立的一种状态。尧舜禹时期的“族邦”就是初始国家或者说是早期国家,尧舜禹诸族之间的结盟也就属于邦国结盟,尧、舜、禹都是本邦的邦君,也都曾担任过邦国结盟的“盟主”,所以后人也就承认其为“天下之王”。夏商周三代王朝之王的“天下共主”地位系由尧舜禹时期邦国“盟主”转化而来。

成功解读尧、舜、禹时代,还有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即如何解决国家形成初期的权力组织和运作方式,西方或者东夷部族的人何以最终成为中原乃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首领,必须做出合理可信的解释。王震中先生在讨论舜与舜文化起源与发展的同时,也从理论上解释了舜的迁徙成长与早期国家组织形式的问题,为解决早期国家文明的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路。

### 二、《柔远能迓——舜团结、巩固部落联盟的策略》

杨升南先生《柔远能迓——舜团结、巩固部落联盟的策略》认为舜所处的时代为部落联盟时代,尧初举舜时,还存在着“四凶”、驩兜、共工、鲧等反抗舜的势力,破坏着部落联盟的巩固。为了巩固部落联盟,舜采取了团结联盟内的部族落、争取联盟外的部族扩大联盟的两方面的策略,具体可以概括为“柔远能迓”,“能迓”即任用、提拔部落联盟内有才能而有德的人,“柔远”吸收联盟外的部族加入部落联盟。舜的措施壮大了部落联盟,在此基础上分职任官,区划地域,形成了具有国家雏形的领土部落联盟,奠定了我国统一国家的基础。

尧舜禹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处于国家形成的关键阶段,许多史书是将虞、夏、商、周四代共举,将虞作为一个正式的朝代,这种认识并非偶然的。对尧、舜、禹时期的相关情况朝廷探讨,对于认识国家的起源和形成,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分析了舜时期政治体系的巩固与扩大,肯定在国家形成初期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限于篇幅的关系,有一些论述没能展开。例如从尧到舜,权能分配出现的变化,本身可能并非单纯首领策略与用人方式的变化,而是随着体制的成熟,权能本身产生固化的倾向。另外,当时的政治体制能否用后世单一的权力体系加以类比和考察,还是值得考虑和加以解释的。

### 三、《从“中国”看舜的出生地》

徐义华《从“中国”看舜的出生地》认为在关于舜出生地的多种说法中,以冀州说和东夷说最为可信,所以辨清冀州说与东夷说的分歧是关键的一步。

《孟子·离娄下》记载舜为东夷之人,东夷是与中国相对而言的,所以确定了中国的所指的地区就可以确定东夷所处的大体方位。从夏、商、周三代的记载看,三代时期所称的“中国”都是指今天的中原地区而言,尤其是《孟子》及其同时期的文献中,“中国”主要是指中原地区。那么相对中原而言的东夷,应该在今中原以东地区,以山东地区可能性最大。作为“东夷之人”的